



河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剧本选

冬去春来

现代豫剧

河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在慶祝偉大的建國十周年的前夕，河南省舉行了第二屆戲曲觀摩會演。參加會演的劇目，萬紫千紅，琳琅滿目；特別是表現現代生活的劇本，創造了許多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英雄形象，閃射出灿烂的光輝，展現了戲劇創作的巨大丰收景象。這是黨的正確的領導的勝利結果；是在總路線光輝的照耀下，堅持政治挂帥，大搞羣眾運動，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全面大躍進的勝利結果；是貫徹黨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的勝利結果。在這些劇本的創作當中，由於採用了領導、羣眾和專家相結合的羣眾路綫的方法，經過了集體研究，反復推敲，使劇本的質量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為了豐富各地上演劇目，滿足廣大羣眾文化生活的要求，我們向河南人民出版社推薦了這次會演的一批優秀劇本，以便及時地出版推廣。其中包括獲得優秀劇本獎的“冬去春來”、“向秀福”、“竹蓀之花”、“掩護”、“战斗到拂曉”、“婆媳爭先”、“穆桂英”、“无侯府”、“草人媒”、“風雪配”和質量較好的“喜期”、“九姐妹”、“勸鄰”等劇本。

出版的這一批劇本，不論是現代的或傳統的都是比較好的，劇本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的統一。

在現代劇本方面，許多作者都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描寫了

革命斗争的灿烂史迹，歌颂了治山治水、技术革新等大跃进的偉大成就，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先进和落后的思想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者在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斗争时，普遍地注意了歌頌先进人物，創造了性格鮮明的英雄形象。作者既能够把先进人物放在羣众和矛盾冲突中来描写他們建設和保卫社会主义的崇高品质，同时又善于运用细节的具体描寫，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戏剧創作的語言上，作者一方面注意了吸收傳統戏曲語言中的精华，另一方面也重視了攝取現代生活中羣众的生动語言。对于前者，他們沒有机械地套用，而是結合今人的生活情感，加以揚棄和发展；对于后者，他們也沒有自然主义地硬搬，而是根据戏曲語言的特点，进行了适当的加工創造。

在傳統剧目的整理方面，作者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慎重地鑑別了傳統剧目中的精华和糟粕，去蕪存菁地突出了具有人民性的主題思想，丰富了人物形象。在剔除糟粕的同时，还結合剧情創造了有助于主题思想的情节，而对于保留原剧的固有风格，也給了足够的重視，因而使傳統剧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当然，这些剧本并不就是已經十全十美的了，很多地方还有待于在今后的演出中，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見，不断地再丰富，再提高。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

1959年10月

人物表

赵广全——四十岁，解放前家里穷得过年连顿包谷面饺子也吃不上，一九四四年皮司令在河南打游击时就当过民兵；剿匪反霸、土改复查，他都是带头人；大概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参加了共产党。你别看他是党支部书记，当了几年干部，斗争起来坚决认真，可是平常群众看见他象以前一样，有啥说啥。

田桂莲——今年不是十七就是十八岁，共青团员，也是党的培养对象。她虽说是个女孩子，可是象个男孩子一样。个子不太高，长得很结实。只要是党号召什么，她总是坚决地往头里跑。

高 寛——是九龙山高级社的社长，又是共产党员，年纪和广全差不多。他和广全一起参加工作，可没有广全认识水平高。广全认为他保守，他说广全脱离实际。叫我看，他确实有右倾保守思想，还是个唯条件论者，不过他迟早会认识他的错误的。

李宝安——赵广全的老战友，年纪和广全也差不多：以前不认字，当民兵时管伙食，工作中锻炼得能写能算，现在是社里会计。因为他对公物认真负责惯了，谁要浪费一分钱，那就跟他的仇人一样。但是他思想有点保守，不能不是缺点。

奶奶——桂莲的奶奶，今年六十三岁，解放前人没受过的

罪她都受过。桂蓮从小沒娘，由她一手撫养成人，孙女就象她心尖上的肉一样。孙女进步，使得她也不落后。

田老明——解放前穷得不能过，老婆餓死了，撇下个闺女——桂蓮；解放后分了房，分了地，随后参加高級社。虽然不好多說話，可是党說啥他听啥，叫干啥就干啥。

趙玉蘭——是桂蓮的好姊妹，年紀比桂蓮小不到了几岁，爹爹是支书。她有个小心事沒对別人說过：偷偷地努力，想在政治上赶上她爹。論干活也是把好手，好說好笑，还好唱兩句梆子戏。

长安嬌——李會計的嫂子。二十九岁那年河南遭歉年，她男人餓得頂不住了，到財主家牲口槽里抓了一把料豆，被財主家打死了，守寡到現在，整整十五年了。新社会和旧社会那个好那个坏，她分得可清，認得可真。

黑牛——比銅柱大个四五岁，干活比銅柱还能干。俩人脾气可大不一样，一年也沒銅柱一天說的話多。

銅柱——今年二十岁啦。可能有人說他是調皮鬼，这种說法我不同意。他干起活来不要命，領導的話他都听，就是好說几句笑話，这能算是大缺点？

二小——比銅柱小两岁，干活也不比銅柱弱，也好說兩句笑話。其实蹦蹦跳跳的，那有啥关系。

喜貴——大概三十七岁啦。在解放前是餓死过的人，解放后共产党救活了他。一听說治山，他是第一批报名。虽然半路下了山，那可不怨他，都怨高寬保

守。

老铁匠——肯定有四十多岁啦，虽然说话不多可算得上是个老积极分子。

刘二嫂——解放前山水曾冲走她两个孩子，所以现在一提起治山，她一百个满意。当治山运动中有人动摇的时候，她通过对自己的亲身遭遇的诉说，对大家的教育可不小。

刘凤英——没结婚的闺女，不是十八就是十九。

小改改——女，十六七岁。

小二妮——十六啦。

老满囤——是个身翻户。新社会好处他也知道，可就是别人办点啥事，他不亲眼看见，心里总是不信。你说这有啥办法，只有用事实教育他。

来顺——说起来也是二十多岁的人啦。他娘年轻守寡，就熬一个孩子，娇生惯养的。别看他是个多囊废，其实心眼也不少，又馋又懒，一看你就知道了。

男女群众——至于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年岁，自己的性格。
记者。

第一場



第一場 第一景

時 間：大跃进前夕。

地 点：河南某县九龙山区。

〔音乐声中大幕启。二幕拉开数尺，中露一影壁墙遮住第一場的布景。墙左书“鼓足革命干勁”，右书“大破保守右傾”，影壁上有大横額“治山治水誓师大会”。横額下有一广播喇叭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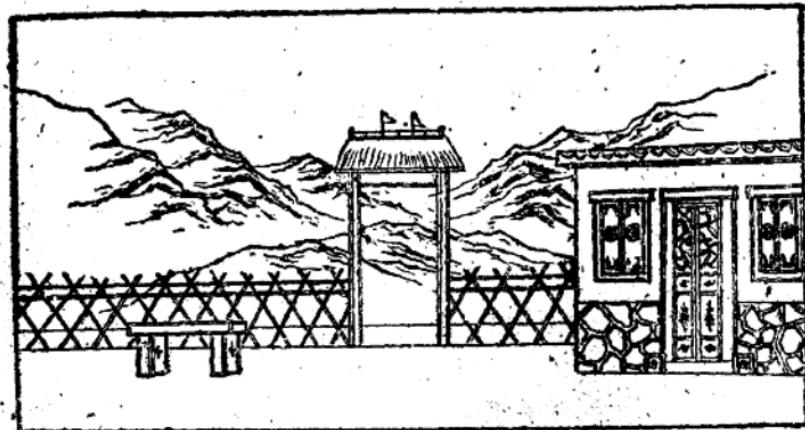
〔音乐不断，所有出場角色分由两侧上，手拿决心书、大字报，进入影壁左侧。最后老“满园”上，左手拿旱烟袋，右手拿小板凳，到影壁前一停，由右侧进。〕

〔音乐声加强，人声鼎沸。〕

广播声：（唱）红旗飘飘锣鼓催，
恨不得插上翅膀飞。
一镢石头一镢土，
要叫九龙山把头低。

满 国：（由门内退出，不满意地）嗨嗨！
（唱）我老头今年五十七，
没听说老鼠能拉犁。
田老明养了个好闺女，
说话好象把糖人吹。
她明天领上基建队，
两手想把太山移。
我说了一个办不到，
好家伙，都说我，右倾，保守，悲观，泄气，
帽子乱往我头上飞。
别看您说的可怪美，
我说话不是没根据。
俺祖父对俺爷爷讲，
俺爸爸对俺爹提。
董翠人也都想治山治水，
可就是，治过来，治过去，
孙女穿她奶奶的鞋，
老底老样没变一厘，没有改变了咱这穷山区。
你们真能把山治好，
再说我保守我也不屈。
我看您今天这台戏，
唱到哪里算结局？

〔满园下，二幕闭。驴叫，鸡啼，二幕开。〕



第一场 第二景（桂莲家）

〔田老明的院子里，正面有个小门楼，一带矮墙，隔墙可以看到九龙山的童山秃岭。台右是住室，院当中有个石桌子。〕

〔黎明时分，启明星渐渐地被早霞掩住。室内灯火未熄，窗上映着桂莲的影子，她正在忙着收拾行装。〕

〔钟声。桂莲由室内跑出，站在石桌子上四下望。〕

桂莲：（唱）九龙山敲起了

后台：（唱）集合钟，

桂莲：（唱）东山头送出来

后台：（唱）启明星。

桂莲：（唱）小玉兰！

玉兰：（唱）哎！（随声跑上）

桂莲：（唱）你赶快跑步叫二小，（玉兰下，引二小上）
你再去椿树院喊喊刘凤英。（玉兰欲下，二

小拦阻)

二 小：我去。（跑步下）

〔二小引刘凤英上。〕

桂 蓬：快到大槐树底下集合。

〔玉兰、二小、凤英应声下。桂蓬急到室内取行装，再上。奶奶上，二人在院中碰面。〕

奶 奶：蓬！

桂 蓬：奶奶，你到哪儿去啦？

奶 奶：我叫开供销社的门，买了点东西。蓬，你过来。

〔蓬过去，奶奶把新买的花头巾给蓬扎在头上。〕

奶 奶：站起来，叫奶奶看看。

桂 蓬：奶奶，好看不好看？

奶 奶：好看嘛，要不，你来有大伯和你宝太叔，请人来了趟又一趟，说了一回又一回。

桂 蓬：奶奶，你看你……

奶 奶：那怕啥咧，谁也不能在家当一辈子闺女。

桂 蓬：奶奶，我不叫你说，不叫你说。

奶 奶：不说啦，不说啦。桂蓬哪，村里人把鼓也抬出来啦，锣也拿出来了，都等着送你们哩。人人都说这一回可有盼头啦。奶奶我从十六岁嫁到这青龙湾，年年种，年年冲，一半收啦一半扔。庄稼长得再好，一场洪水叫你半年揭不开锅。蓬，这一回，可都指望您啦。

桂 蓬：奶奶，我记住了，我走啦。

奶 奶：等等，叫我看你都带的啥。

桂 蓬：奶奶，带的可齐全，要啥有啥。

奶 奶：打开叫我看看，我才放心哩。

〔蓮让奶奶看。〕

奶奶：就这能算要啥有啥？

桂蓮：奶奶，山上离家也不远，缺啥不会再拿？

奶奶：不行，你等等。（进屋拿东西复上）

（唱）虽说你上山去离家不远，

总算是出门在外边。

装上一包針，带上一縫綫，

防备着衣裳破了好縫紉。

比不得奶奶在你跟前，

免得你到时候再去作難。

桂蓮：（装起針綫要走）

奶奶：你再等等。（进屋）

桂蓮：（唱）到底是年老人有經驗，

奶奶比我想得全。

要不然衣服破了沒办法，

指头不能把綫穿。

〔奶奶取衣上。〕

奶奶：（唱）新布衫旧布衫拿上两件，

你一齐把它带上山。

旧布衫山上你好替换，

新布衫留着你下山穿。

这几年，不比往年，

不愁吃来不愁穿。

女孩家破破烂烂不好看，

也免得人家笑話咱。

〔蓮包起衣服又要走。〕

奶奶：你再等等。（又进屋）

桂莲：（唱）奶奶疼我心操烂，
辛辛苦苦十七年。
样样东西都带上，
我的奶奶呀，
还有什么没带全？

〔奶奶取东西上。〕

奶奶：（唱）新毛巾你带上好洗脸，
给，（递梳子）该梳头就梳头，
你可不能嫌麻烦。
这一回出門上山去，
一出去也不是三两天。
叫奶奶再想想少啥没有带……啊，
再带上几块另花的钱。

桂莲：奶奶你高兴迷啦？山上连个人烟也没有，带钱干嘛？

奶奶：看，奶奶真是老糊涂啦。

桂莲：奶奶，我走啦。

奶奶：你再等等。
（唱）奶奶我今年六十三。

桂莲：（唱）你就是六十三。

奶奶：（唱）我盼着，我盼着在新社会里多活几天。

桂莲：（唱）我的奶奶呀，你说的哪里话，

我看你至少还活一百年。

奶奶：（唱）你出門在外去治山，
奶奶我决不把你拦。

桂蓮：（唱）誰不說奶奶是个老进步，
每一次对工作都积极抢先。

奶奶：（唱）去治山可不比学做針綫，

桂蓮：（唱）只要我肯出力那有什么难。

奶奶：（唱）长个疮害个病要你自己照管，

桂蓮：（唱）年青人一大羣还有玉兰。

奶奶：（唱）你要是想奶奶我去看看你，

桂蓮：（唱）奶奶你要想我我回来看看。

奶奶：（唱）桂蓮，

桂蓮：哎。

奶奶：（唱）我真想跟你一块去，

桂蓮：（唱）我的奶奶呀，

奶奶：（唱）你說吧，

桂蓮：（唱）你今年整整六十三，

奶奶：（唱）哎，誰叫我早生几十年，

我駱鍋彎腰手硬腿酸不能上山。

〔长安嬸上。〕

长安嬸：哟，您娘俩东——拉西——扯咧，咋啦？桂蓮去治山，你想拉她后腿咧？

奶奶：我还拉她前腿咧！

桂蓮：大嬸，你又說笑話咧。你看看，（指包袱）給我准备得可齐全，就跟个小仓库一样，要啥有啥。她还想跟我上山去哩。

长安嬸：老嬸子算了吧。別說你这么大年纪，我要求了几次，還沒人当我是個豆儿哩。

桂蓮：大嬸，你就是不上山，誰还能說你不是积极分子？

长安嬉しい：你还說咧，我对你还有意見哩。

桂蓮：那，趁我沒走，就提提吧。

长安嬉しい：（指着桂蓮对奶奶說）你的好孙女，我要求了几次，她都沒有給我帮一句腔。

桂蓮：大爺，还有沒有啦？

长安嬉しい：就这一条，你还給我解决不了哩。包袱拿过来，我去送送你。（提包袱下）

老明：（提一把鍬上）蓮！

桂蓮：爹。

老明：給，把我这把桑木把儿鍬也帶上，可服手。
〔桂蓮扛起要走。〕

老明：还有，多带上几个鍬塞儿。給他們說說，多带上几个。那穷山上連个木头棍也沒有，不帶，到时候不耽誤事？

桂蓮：你要不說，我都忘啦。

老明：看，忘啦，大小也是个领导咧，以后大事小事多想想，省得到时候落埋怨，你爹不能老跟着你。以后缺啥少啥，給我捎个信儿。（下）

〔社長高寬、會計李寶安上。〕

桂蓮：社長，进城還沒走咧？

高寬：这就走。

桂蓮：俺也就出发了，还有啥囑咐沒有？

〔會計拉社長进门內。〕

宝安：桂蓮，这一回可是交給你十六把新鍬头、十二張好鋼鍬哪。

桂蓮：宝安叔，你說了几遍了，怎么一見面就說呢？

- 宝 安：咋？多說几遍怕啥？这是工作。
- 桂 蓮：說吧，說吧。
- 宝 安：这些家具都是新置哩，一百多块呀。要是给了农业队，地头上多刨两下，一年至少多打八石粮食。
- 桂 蓼：給俺是白扔啦？
- 宝 安：我不敢說白扔，反正現錢出去一百多块。
- 桂 蓼：我知道啦，（小声地）皮笊篱。
- 宝 安：（瞪了桂蓮一眼）我跟你说，东西少了，坏了，要你負責。
- 桂 蓼：負責就負責。
- 宝 安：还有个事，原先說的一个人一条毛巾，为了勤儉办社，这不社长在这哩，我可是請示过，免啦。
- 桂 蓼：免就免。
- 高 寬：桂蓮，誣清說明就算啦，我想大家不会因为一条毛巾就鬧情緒。为了保証农业丰收，免就免了吧。我好說“吃飯穿衣量家當”，于啥都得看条件。目前抓农业是大事，大家要有意見，你負責解釋解釋。
- 桂 蓼：社长你放心，保証按你的意見执行。
- 高 寬：我好說“众人是杆称”。治山是羣众的意見，也許这回能治好。既然决定要治，你就领导着精干啦。有了困难再研究。我好說“走到哪，說到哪；小車子不倒一个勁儿的推”。
- 滿 國：（幕內）社长，會計！（手拿鞭杆上）車子套好啦，不敢磨蹭啦。
- 高 寬：你咋呼啥？这基建队上山，不能不来看看。
〔高寬和會計、滿國下，桂蓮随下。〕

〔 来順揹着大行李，帶着垮包、馬燈、水壺、茶缸等雜七雜八的東西上。

来 順：桂蓮，還沒有走？

奶 奶：都去集合啦，你昨來恁晚？

来 順：俺娘給我煮了一兜子雞蛋。

〔 喚起一陣緊張的鑼鼓聲。由上場門伸出一面紅旗，基建隊員們揹着背包，扛着镢頭，踏着雄壯的節奏，向九龍山進發。羣眾鼓掌歡送。

众：（唱）紅旗飄飄鑼鼓催，

恨不得插上翅膀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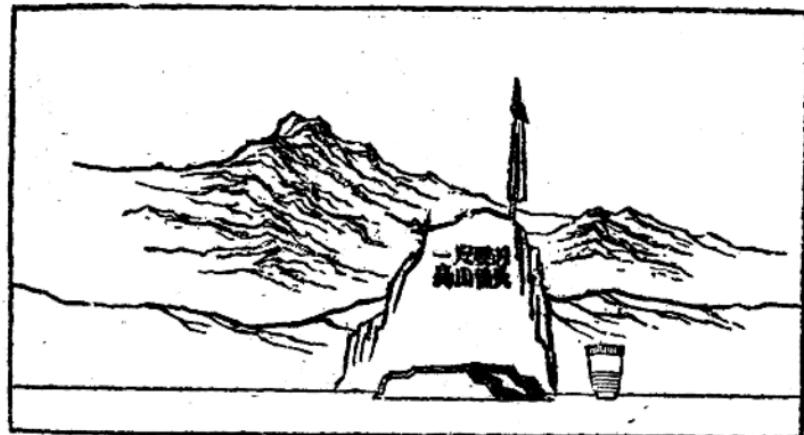
一镢石头一镢土，

要叫九龍山把頭低。

〔 奶奶和老明都跑到門外歡送。

〔 幕閉。

第二場



第二場 (九龙山上)

時 間：上一場五六天后。

地 点：九龙山上工地附近一个避风之处，巨石上白粉大字：“一定要叫高山低头。”

〔玉兰担水上，把水倒在缸里。〕

玉 兰：（唱）上山来眼看看五六天，

我还沒有拿过镢头掄过锨。

我对俺爹有意見，

想来想去不敢談。

說來治山，不叫治山，

光叫我天天把水担，

光担水算个什么治山队员。